一、阿德勒

个体心理学实践的新的指导原则

（1913年）

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 年)是奥地利的精神病学家，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

本文选自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的实践和理论》一书。该书是阿德勒个体心理学形成时期的论文集。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来源于他的医疗实践，其关于心理治疗的理论和方法在今日西方仍有一定影响。本文扼要地阐述了个体心理学关于心理治疗实践的基本原则，探讨了神经症的根源、发展方向及其各种表现，揭示了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的“对抗性强迫行为”。通过本文我们可以了解阿德勒关于心理治疗的基本观点。

1、每一种神经症都可理解为：为了获得优越感而去摆脱自卑感的企图。

2、神经症的道路不是由社会功能的定向所指引的，它的目的也不在于解决特定的生活问题，而是在家庭这个小圈子内寻求出路，因此促成了患者的孤立。

3、较大的社会群体单位，或是完全地或是广泛地被含有过于敏感的和偏狭的机械主义所排斥，而只有小群体留下，以便其各种形式的优越策略得以施展，同时也使得他有可能阻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和免除公众的要求和生活的裁决。

4、这样，由于神经症患者疏远了现实，所以他就过着一种想象的和虚幻的生活。并且利用一些有可能躲避现实要求的手段，达到一种会使他免于承担任何为公众服务的工作，并为他开脱责任的理想境界。

5、这些疾病和痛苦的豁免权和特权，使他得以代替他最初那冒险的优越性目标。

6、这样，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就表现出一种通过建立对抗性的强迫行为来摆脱社会的所有强制因素的企图。这种对抗性强迫行为形成的结果，是有效地对付了环境以及要求的特殊性。这两个令人信服的推断都可以从这种对抗性强迫行为的表现方式和所选择的神经症中得出。

7、对抗性强迫行为具有反抗性，它或者从良好的情感体验中，或者从观察中积聚材料，它允许思想和情感变得不是专注于上面提到的骚动中，就是专心于不重要的琐碎细节上。只要它们至少有助于将患者的视线和注意力从生活的问题上转开就行。在这种意义上，患者依环境条件的需要作出焦虑和强迫性行为，失眠、晕厥、性变态、幻觉、轻度病态情感、神经衰弱和疑病症情结，以及实际情况的精神病现象。所有这些都可作为他的借口。

8、甚至逻辑也会受这种对抗性强迫行为控制的影响。在精神病患者身上，这个过程实际上可以达到取消逻辑的地步。

9、逻辑、生活的意志、爱情、人类的同情、合作和语言，都是产生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神经症患者的一切追求偏离并且贪享权力的计划都是自发地与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相背离。

10、治疗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必须彻底转变患者的教养方式，并且一定要无条件地将其回到人类社会生活上来。

11、神经症患者的全部意愿和追求，都是受他的追求威望的策略所支配的。此策略是不断地寻找借口使他能不去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因此他当然不会自动地发展任何社会性的情感。

12、因此，如果我们把完整地统一地理解人，了解他的（未被分割的）个性的要求，看作是正确的、理智的本性和个体心理学关于驱力趋向个性的整合的知识迫使我们接受这一观点的话,那么,我们的主要方法—— 比较的方法，就使我们能够得出关于权力路线（power-line）的概念。个体就是沿着这一路线来力求获得优越的。以下几点将作为比较的对立两极；

（1）我们自己的态度在一定条件下，与一个患者因某些需求的催逼而具有的态度是相似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医生来说，非常重要的是，要具有相当程度的将自身置于他人的处境的天赋。

（2）患者的态度与异常行为起源于幼儿期。这些态度和异常行为总能显示出那些起支配性作用的因素：儿童对其环境的关系，他对自己的错误的和总的说来一般化的评价，他的固执的和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以及他对权力的追求。

（3）其他类型的个体，特别是那些特殊的神经症患者。在这些病例中，我们将得到独特的发现：一种类型是依靠神经衰弱问题而获得；其他的类型则竭力依靠恐惧，癔症、神经症强迫行为或精神病而获得。性格特征、情感、本性和神经症症状都指向同一目标，并且当背离了它们的前后关系时—— 时常产生相反的意义——所有这些都是用来保护患者，使其免于受到社会要求所引起的冲击和震动。

（4）神经症个体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所躲避的，正是那些社会的要求。象合作、同情、相亲相爱、社会适应以及社会责任感。

凭着这种个体心理学的研究，我们认识到，神经症患者是按照远比普通正常人多得多的那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愿望来安排他的精神生活。他对优越性的渴望会使他不断地和广泛地抗拒外界的一切强制性因素，别人对他的要求和社会赋予他的责任。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生活中这个基本事实的认识，减轻我们完成洞察心理间相互作用的任务，以致于我们必然会得出在研究和治疗中最有效的假设，直至对个体有一更深入的理解，这样能使我们分清并把握他们的重要实质——每一病例中的真正因素。

由此而得出的这类论据和结论之所以激怒了健康的人们，我们认为，由情绪条件下的优越所构成的想象的目标，可以具有比理性的深思更大的力量。但是我们发现，这种观念倒转的现象，在健康的个体生活中，以及在各民族的生活中都是相当常见的。战争、政治攻击泛滥、犯罪、自杀、禁欲苦修，也使我们感到同样的惊异。在一些观念的影响下，我们自己创造并自己承担了相当数量的痛苦和折磨。

对猫应抓老鼠，从来不必教，而且这应在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准备好的说法，不比神经症患者按照其本性和命运，他的处境和自我评价，要发现和逃避不能忍受的任何一种强制形式的想法更令人奇怪；不比他应当秘密地或公开地、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寻求使他得以摆脱的，时常是他自己创造的借口的做法更令人惊奇。

神经症患者不能容忍社会压抑的原因，正如他的儿童时期的历史所显示的，就是他们在已实行多年的与环境对抗的、不断矛盾的态度中所寻求的东西。这是迫使儿童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来解释自身这种反应的原因——通过身体的或心理上的有条件的姿态——并由此使儿童的自卑感既得到持续，又得到加强。冲突态度的目的是夺取权力和重要地位。一个优越的思

想，是由婴儿的无能和过度评价，以及大量一般的补偿和过度补偿的实现所构成的。在寻求补偿中，总出现一种凌驾于社会压抑和环境要求之上的胜利。一旦这种冲突呈现为更尖锐的形式，他就从其自身中发展一种与各种强制相反的对抗性——不管是教育、现实、公共利益、外在力量、个人的软弱，还是其他所有呈现为强制的因素，象工作、整洁、营养的接受、正常的小便和大便、睡眠、疾病的医治、爱情、温柔、友谊、孤僻及其与之相对立的交际。最终，我们说一种不遵守规则，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的形象。在他们那里，对抗性是直接针对着友爱和同志感的唤醒，代之而产生的是对爱情和婚姻的恐惧，这种现象可以表现为多种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形式。这里，让我们注意一下那些很少为正常人所感觉到的强迫性行为，不过这些行为时常是受精神和心理状况的表现而阻止。这些强迫性行为是——认出这个强迫性行为、注意它、服从它、说实话、研究或通过考试、守时、以心交人、信任交通运输、相信家庭、事业、孩子、配偶和其他人；成为一个庄园主或选定一种职业，结婚，看到他人观点的正确性，使自己受人欢迎，养育儿女成人，扮演适当的性角色和承担爱的责任，清晨即起，入更便睡，承认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平等地位，承认妇女的权利，在任何事情上都保持适度、忠诚，等等。所有这些特性都可能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但各个方面却不能为患者所把握。

这个观察教会我们两件事：

1、强迫行为概念，在神经症的表现中被极大地夸大了，以至笼罩了所有的关系。即使是从逻辑的观点来看，正常的人也不属于强迫行为的范畴。

2、对抗性不是最终的表现，而是进一步的扩展，它有一个持续、并伴随着一种固着状态。在任何时候它都表示着一种矛盾的态度。而表面上显示给我们的却仿佛是一个静止点。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经症患者努力击败他人，这种努力直接而剧烈地扭曲了从社会生活得出的逻辑推论。在哈洛丝给莫西纳斯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Non me rebus, sed mibi res subigere coner”，这里，前者表露了一种令人气忿的色情欲，这应为其产生的头痛和严重的失眠后果负责。

……

（陈进译　沈德灿校　陈进选）

个体心理学：它的设想与结果

（1914年）

本文选自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的实践和理论》一书。它是论述阿德勒个体心理学基本理论的重要文献之一。在本文中，作者阐述了个体心理学从个体统一的设想出发，怎样从目标、虚构、自卑、生活计划等几方面来把握一个人的人格，以及为了摧毁那追求权力的意志所应发展的责任感、善意感等社会情感。

纵观大多数心理学家的观点和理论，可以看出，他们在调查领域的性质和考察的方法两方面都存在着特有的局限。他们的作法仿佛有意识地在我们的调查中排除人类的知识和经验，而且认为艺术的和创造性的想象力以及直觉本身也绝无价值和重要性。当实验心理学家收集和设计众多的现象以便决定反应的类型——即恰当地说是研究与心理生活的生理学有关的部分——的时候，另一些心理学家却用老的或者至多是稍微变动了的体系来安排各种形式的心理表现和说明。通过这种方法，他们自然会重新发现在个别的心理表现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联系，并且这种相互依存和联系从一开始就已蕴含于他们对心灵加以图式化的态度之中。

为了用方程式来构建心理状态及思维，或者运用前述的方法，或者借助对一个生理性质的个别现象进行小的可允许测量的尝试。尽管在现实中主观的考虑与深思支配这些联系的性质，而调查者的所有主观的考虑与深思都被排除的这一事实，

从这个方面来看，应被看作是一个优点。

所运用的这种方法，以及它似乎具有的作为人的心理的标本的这种重要性，使我们想起了那种今天看来完全过时了的自然科学，连同它那僵化的体系一起，现都已被一些观点所取代。这就是试图从生物学、哲学和心理学方面，将生命现象及其变异作为有相互联系的整体来加以把握的观点。这也是我曾称为“比较个体心理学”的那个心理学运动的目的。从个体统一的设想出发，我们尝试去获得这个统一人格的画像，这个统一人格被看作是个别生命表现形式和生活说明的变异体。这些个别品质于是被拿来相互一一比较，放到一个共同平面上，并最后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复合的画像，而这个画像本身也是被个体化了。

人们也许已注意到，这种看待人的心理生活的方式，既不异乎寻常，甚至也不特别鲁莽。这种探讨方式在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中特别显而易见，尽管在那里其他一些调查的途径也被使用着。在所有的艺术家中，画家、雕刻家、音乐家，特别是诗人的作品，都含有着这样的要素及特质，所以通过描述艺术家之精美的作品就能使观察者从中得到构成人格的总的原则。这样他（观察者）就能够将艺术家在考虑他的最后一幕时，将已经预先隐藏在那里的东西重新建立起来。既然在任一特定的社会生活中——一种没有任何科学的先入之见的生活里，总是不准提“向何处去？”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明确地申诉：与科学的观点相反，从来没有一个人关于一个事件的判断不是竭力趋向某一点——即似乎要把一个人的全部心理表现都结合到一个目标上，如果必要的话，甚至是一个想象的目标。

当我匆匆回家时，我必定会对任一观察者表示出一个回家的人所被料想会有的那种仪态、表情、步伐和姿势。我的反射诚然会不同于所预料的那样——其原因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但

需要从心理上把握的基本之点，以及比所有其他各点更在实际上和在心理上唯一引起我们兴趣的，乃是（心理活动）所遵循的途径。

依我看，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目标，我就大体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我们必须记住，被观察的某一个人若没有某种目标来定向的话，他就不会知道他自己应做什么。只要我们不了解决定他的“生活路线”的目标，那么他的被认识到的整个反射系统，连同它们的全部偶然条件一起，就不能使我们确知他下一系列的行动将是怎样。它们可能与任何特殊的心理产物相协调。这种不足在联想测验中最能清楚地被感觉到。我绝不会料到一个遭受巨大失望痛苦的人把“树”和“绳子”联系到一起。可见，一旦我知道了他的目的，即他想自杀，我就会充分地预料到那个思路的特殊结局，对所预料的如此有把握，以至我会把刀子、毒药和武器从他身边拿开。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件事，我们将发现在所有的心理事件的发展中都具有下述定律：没有关于某个目标的知觉，我们就不能思考、感受、意愿或行动。因为世界上的全部因果关系都不足以克服未来的混乱，也不足以排除我们必将陷入的无计划性。全部活动将会停留在无控制的摸索阶段；我们心理生活中的明显的节约就不能达到；我们就会是不统一的，并且在我们的外观的每一个方面，在每一种个人风格上，都会和阿米巴类的有机体相类似。

……

以同样的方式可以证明，全部心理活动可以由一个预先决定了的目标来引导。全部暂时的和部分可见的目标，在童年心理发展的短暂时期之后，都是处于一个想象的终极目标的支配之下，处于一个被感觉并想象为确定的终点的支配之下。换言

之，人的心理生活被适当地安排进第五幕，就象一位好戏剧家创造出来的一个角色一样。

这样，从个体心理学的立场观察到的对人格的无偏见的研究所取得的结论，就引导我们达到下述重要的命题：每种心理现象，如果它能使我们对于一个人有任何了解的话，就只能在它被认为是对某个目标的一种准备时，才能被掌握和了解。

这种思想促使我们对心理的了解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只要我们认识到那些从它们的前后关系中分离出来的心理过程的意义的多重性，事情就变得很明显了。以一个“记忆力不好”的人的情况为例，假定他很清楚这个事实，并且假定测验表明他在背诵无意义音节上能力低下。按照目前心理学的用法（这种用法我们可以更恰当地称作是滥用），我们就不得不作出下列的推论：这个人由于遗传的或病理的原因，患有背诵能力方面的缺陷。让我们顺便补充一句，即在这一类研究中，我们一般地发现这、推理已经在前提里用不同的词语表述过了。例如，在这个事例里，我们就有下述的命题：如果一个人记忆不好或者如他只记得少量的词——那么他就是一个具有低劣的背诵能力的人。

个体心理学的程序则完全不同。在排除全部机体性原因的可能性之后，我们将会自问，这个记忆弱点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只有在我们对于这整个的人有了真正的认识时才能予以确定。也就是：只有在我们已经了解了整体之后，才有了解部分的可能。并且我们也许会发现对于大多数事例来说，下面的提法是正确的：这个人是在试图对他自己和别人表明，由于某些十分重要的原因，这些原因或者是说不出的、或者是尚未意识到的，但却能用不好的记忆力来极有效地表示；他必定没让自己去完成某个特殊的活动或作出某种决定（如，改变职业、学习、考试、婚姻等）。于是，我们就该把这个记忆弱点带有

倾向性地揭露出来，并能理解它作为拒绝承担某一任务的武器的重要性。在每次测验一个人的背诵能力时，我们很可能发现这个缺陷乃是起因于他的秘密生活计划。于是就要提出这个问题：这种缺陷或不幸是怎样发生的？它们可能仅只是这样的一种“安排”，即故意地强调一般的生理弱点并把它们解释成为个人的痛苦。其他的人则可能通过主观地沉浸于一种反常状态或者通过全神贯注于危险的悲观预感之中，这样便削弱了他们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致使他们的力量、注意或意志力都只能部分地受他们支配。

……

我们的科学要求明显个体化的方法，因而不大习惯一般化。作为一般的指导，我想提出下列的法则：一旦一个心理活动的目标或它的生活计划被认识到了，我们就可以设想，它的组成部分的一切活动都将与这个目标和生活计划相符合。

这个公式，连同某些次要的附加条件，可以在广泛的意义上加以坚持，甚至倒转过来也保持着它的价值：被恰当理解了的部分活动，当被结合起来时，必能提供一个完整的生活计划和终极目标的图景。因此，我们不必为倾向、环境和经验费心，而是坚持认为所有的心理能力都处于一种指导思想的控制之下，并且认为情绪、情感、思维、意志、行动、作梦以及心理病理现象的全部表现都被统一的生活计划所渗透。让我通过轻微的示意来证明这些异端的命题并使他们变得温和一些：比倾向、客观经验和环境更重要的乃是主观的评价，而且这种评价是与现实处于某种常常是奇怪的关系之中的。然而，这种评价通常导致一种持久的具有一种自卑性质的心境的发展，就从这种评价里，依据我们的思想器官的不自觉方法，产生了一个想象的目标，即针对有计划的最后补偿和针对生活计划的一种尝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这既然是我们的设想，我就将在下面把我们研究心理生活的最重要的成果介绍给你们。让我强调下这一事实，即我将描述的心理生活的动力学，对于健康的人和有病的人都一样适用。把神经质的人与健康的人区别开的，乃是在前者的生活计划中充满着那种强烈的防御倾向。但在“设置一个目标”和顺应此目标的生活计划方面，则两类人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

因此，我将谈谈人的一般目的。一个透彻的研究告诉了我们：一旦我们认识到我们最一般的前提假设，即心灵是以自尊的目的作为它的目标的，我们就能够最好地了解多种多样和形形色色的心灵活动了。大思想家们在这方面已有过许多反映，每个人都部分地知道了这个目标，但它基本上仍隐藏在秘密的黑暗之中，并且仅在精神错乱或是欣喜若狂的情况下才明确地显示出来。不论是一个人希望成为艺术家，成为自己专业中的泰斗或是家中的暴君，希望和上帝交谈或是使别人屈服于他，不论他认为自己的痛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每个人都必须表示致敬，不论他是在追求着达不到的理想或者古老的神明，从而越出了一切的限度和常规，在他的道路的每一阶段，指导着和激励着他的，都是他对优越地位的渴望，对自己的俨若神圣的想法，对自己的特殊魔力的信念。……为了控制一个物体或一个人，他能够沿着一条直线勇敢地、自豪地前进，傲慢、固执和残酷；或者另一方面他在被经验强迫之下，宁可采取小路和绕道而行，通过顺从、屈服、温和与谦逊以取得胜利。性格品质也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因为它们也是适应于个体的生活计划的，确实代表着为后者所具有的冲突而作的最重要的准备。

这个十足自尊的目标（有时还带有奇怪的外貌），并非来自现实世界。从它的内在本质来看，我们必须把它归入“虚

构”和“想象”的名下。关于这些法依欣格尔（Vaihinger）（《‘似乎’哲学》）曾正确地说过：它们的重要性在于，尽管它们本身并没有意义，但它们在实践中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和我们的案例如此一致，以致于我们可以说，这种从现实的观点看来如此可笑的自尊目标的虚构，已经成为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生活的主要制约因素了。正是这种虚构在教导我们进行区分，给我们以静谧与安全，陶冶和指导我们的行为和活动，迫使我们的精神向前展望并趋于完善。自然，也还有相反的一面，因为这个目标会给我们的生活引进一种敌对的与战斗的倾向，剥夺我们情感的纯朴性，并且因为它使我们把试图制服现实的想法看得如此重要，因而成为总是脱离现实的原因。凡是认真地或朴实地采取了这个俨若神圣的目标的人，不久就将被迫逃避现实生活，并通过寻求一个生活之内的生活，与现实进行妥协；如果遁入艺术，还算是幸运的，但更普遍的是流于虔信主义，变成神经症或陷于犯罪。

在这里我不能向你们提供细节。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这个超凡目标的清楚迹象。它有时可以从一个人的仪态上察觉得出，有时只能从他的要求和期望当中显露出来。偶而，人们也可以在模糊的记忆、幻想和梦寐中碰到它的踪迹。如果有意地去寻求，却很难找到它。然而，每一种身体姿势或心理态度却明确地显示出，它来源于对权力的追求，并在它自身中带有一种完善无缺和正确无误的理想。在处于神经症边缘的那些案例中，总可以发现一种增强了的对抗，不断对抗环境，反对古人和过去的英雄。

……

同样，以追求最终目的的热忱和自信心为转移，我们看到了同时和交替浮现出来的骄傲、竞争、勇气、搭救、馈赠和指导的态度等迹象。一项心理学的调查研究要求这样多的客观

性，才能使一种道德的评价不至于打扰全面的考察。事实上性格特征的不同水平也确实中和了我们的善意和非难。最后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具有敌意的特性，特别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常常隐蔽得很深，以致当它们被注意到时，具有这些特性的人就理所当然地感到惊讶和不安了。例如有两个孩子，那年龄较大的一个在试图通过蔑视和固执僭取家庭中的全部权威时，能够制造一种令人很不愉快的情境。那年龄较小的孩子则遵循一条比较聪明的道路，摆出一副服从的样子，却成功地成为家中的宠儿，而使全部愿望得到了满足。当其野心激励他向前发展时，全部服从的自愿性就被破坏了，而病理强迫现象则发展起来，这样一来，父母的每一项命令都失效了，甚至当父母注意到儿童是在努力保持服从时也是如此。这样，由于一种强迫思想在起作用，一个服从的行动马上就失效了。我们因此而获得了一种看法，即在这里为了达到和另一个孩子相同的目标，他采取了迂回的途径。

、个人追求权力和自尊的全部力量，在孩子年龄很小的时候，已反映到他的追求的形式和内容之中。他的思想在那时能够吸收的，暂时还仅仅以那个永久的、实在的和有生理根源的社会情感所允许的程度为限。从这种社会情感出发就发展了温柔、睦邻、友谊和爱，这时对权力的欲望是以隐蔽的方式展开的，并且秘密地寻求沿着集体意识的道路向前推进。

……

让我们根据另一个案例（一个必定发生过无数次的案例）更详细地讨论一下神经质的人对于目标的安排。一个异常聪明的男子，由于他的和蔼可亲与风度翩翩，赢得了一个品格高尚的姑娘的爱情，并和她订了婚。他于是把他的教育理想强加在她的身上，这个理想对她提出了严格要求。她在一段时间里忍受了这些难以忍受的命令，他最后则通过使关系破裂而终止了

所有进一步的折磨。这个男子于是垮了下来，并成了神经症发作的牺牲品，对于这个案例的个体心理学的考察表明：这个病例中的追求优越的目标　　就象他对他的新娘那种盛气凌人的要求所表明的那样——老早就已从心中把所有关于结婚的想法排除出去了；他的真实目的乃是在秘密地致力于破裂，其所以是秘密地，是因为他并不认为他自己能经得起他想象中的那种婚后生活所含有的公开斗争。这种对自己的怀疑本身要追溯到他的童年最早的时期。那时他是一个独生子，和早寡的母亲在一起生活，多少是与世隔绝。在这个时期里，他在不断的家庭争吵之中度过并获得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这个印象他从来也没有向自己公开承认过，即他的男子气概很不够，并且永远对付不了一个女子。这种心理态度类似于一种持久的自卑感，并且我们也不难理解，这种心理态度是怎样决定性地干扰了他的生活，并强迫他沿着不同于满足现实需要才能达成的其他路线，去获取威信。

很明显，病人获得的正是他为独身而作的暗中准备的目的所在，以及他对一个生活伴侣的恐惧，连同这种恐惧所意味着的争吵与不安宁的关系，已经提醒了他。他对于他的新娘和他的母亲都采取了同一的态度，即征服的愿望，这也是不能否认的。这个由渴望胜利而引起的态度曾经被弗洛伊德学派严重地曲解为永久的恋慕母亲的乱伦状态。事实上，这种由病人与他母亲的痛苦关系所加强了的童年自卑感，鞭策着这个男子通过给自己提供各种保护措施，来不断防止在以后和妻子共同生活中的任何斗争。我们所理解为爱的无论是什么东西，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而那个目的则是对某个适当的女子最后取得胜利。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他不断考验和命令妻子以及取消婚约的理由。这个解决并不是恰好“偶然发生”的，相反地乃是用以前对付他母亲的老经验作武器，已

经巧妙地准备和安排好了的。谈不上婚姻的失败，因为婚姻已经被阻止了。

……

他用老的、现已被加强了的经验武器来解释他的精神崩溃，就象他作为一个孩子曾经拒绝吃、睡或做任何事并扮演一个垂死者的角色一样。他的运气衰退了，同时他的心爱的人负担着所有的污名，他自己在文化和品格两方面都上升到比她优越的地位。嘿，看哪！他已经获得了他所渴望的东西，因为他已经成为优越的人，成为善良的男子，而他的伴侣却象所有的女子一样，是个有罪的人。女人对付不了他这个男子。他就以这个方式完成了他在儿童时期就已经感觉到的东西，即显示他优越于女性的那种责任。

我们现在已能理解，这种神经质的反应永远也不能是充分明确的或适当的了。他只能作为对女子的一种强烈的谴责在世上徬徨着。

假使他真意识到自己的秘密计划的话，他就会认识到所有他的行为竟是何等的乖张与恶意。可是，在那种情况下，他就不会成功地达到把他自己提高到女子之上的目的了。他就会象我们看他那样来看自己，是在弄虚作假，他做过的每一件事只不过引向早已设定的目标。他的成功不能被说成是“命运”，也不能确定地代表任何提高了的威信。但是他的目标，他的生活计划和他的生活骗局都需要这个威信！因此，这一事实就“偶然发生”了，即这个生活计划仍保留在潜意识之中，因而这个病人可能相信，正在起作用的是一个不可变更的命运，而不是一个只有他自己才应负责的长期准备和深思熟虑的计划。

……

从本文陈述的方法中可以推论：就象在心理治疗的情况下一样，我们的分析是倒溯着进行的。首先考察自尊目标，用它

来解释那种特别是被神经症病人所采取的冲突态度；也只有那时才可试图去探究关键的心理机制根源。我们已经提过的心理动力学的基础之一，即心理机构的那个难以避免的艺术品质，（这个机构通过创造一个虚构情节从而设定一个目的的艺术技巧）使自己顺应于可能的现实世界并把自己伸入其中。现在我将进而简短地解释一下，俨若神圣的那个目标怎样把个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转变成敌意的，以及斗争是怎样驱使一个人奔赴目标——或者沿着一个直接途径进行攻击，或者小心翼翼地沿着小路探索前进。如果我们把这种攻击态度的历史追溯到儿童期，我们总会遇到这个显著的事实，即贯穿着整个发展时期，儿童在与父母和整个世界的关系中，都具有一种自卑感。由于他的器官还不成熟，他的不确定性和缺乏独立性，由于他对需要较强性格的人以及他对从属于他人经常有痛苦之感，一种不足的感觉就发展起来了，而且终生都有所显露。这种自卑感乃是他下列诸种表现的原因：孩子般地不断坐立不安、好动、扮演角色、和别人角力、对于未来前景的预期以及心理的和身体方面的准备。儿童的整个潜在的可教育性就依赖于这种不足之感。这样一来，未来就转变成为能够替他带来补偿的境界。他的冲突态度一再反映在他的自卑感之中；并且他认为只有冲突才是一种补偿，这种补偿将永久消除他目前的不足状况，并能使他把自己描绘得高于他人。这样，儿童就达到了一个已安置的目标，即一个想象的自尊目标，由此他的贫穷就变成富有，他的从属地位变成了支配地位，他的疾苦变成了幸福与快乐，他的无知变成了无所不知，而他的无能则变成艺术般的创造了。儿童感到自己不安全的时间越长、越明确，就越容易感到身体的弱点或明显的心理弱点的痛苦，就更多地意识到在生活上被忽视，这个目标就会被提得越高，并且会被更忠实地坚持下去。凡是愿意认识这个目标的性质的人，当儿童在游戏、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